重訂解體新書

附録下

巻之十二

184
49
12

重訂解體新書附録下

講餘漫筆之一 今爲附録下卷

玄澤大槻茂質 述

西方醫流。先以支解屍體。諦視其内外諸器。熟識其官能主用。據其常而推其變爲治術之根基。謂之「翁多列乙鐸」此猶云體解節折。今依其義。新譯云解體。蓋解者靈樞其死可解剖而視之解。莊子解牛之解也。體者肢體之體。即連結之體也。當時

鷧齋先生意匠獨斷。新爲之譯名云爾。從此以往。天下同盟。相與通稱。遂至爲自我作古之套語也。嗣後（茂質）閱孔子家語（問禮）體其犬豖牛羊。王肅註。體解其牲體。而薦之也。及國語（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韋昭註。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所謂解其牲體又半解其體者。卽解其屍體也。雖則人畜異其類。其義一也。近又閱袁了凡綱鑑補。秦王政二十年。遂體解軻以狗。註謂遂其節解其肢體。以示衆也。是全解人之屍體也。而遂其節之言。妙盡解剖之狀。乃益信解體字妥當也。世或有議此書題解體爲誤字義者。偶觀其隨筆。舉左傳四方諸侯。誰不解體之語。謂不可取此譯名也。然吾黨之取字。始不在於此也。但貞觀政要（君道）隋人解體。亦襲用左氏之語也。而標註云。四支解折之意。則雖取之於此。亦未必可非也。況周禮夏官羊殽。鄭註。體解節折也。左

傳。王享有體薦杜註。半解其體而薦之國語。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按即解體折節也。蓋倒句法。）離騷經。雖體解（朱註。屠裂支解。）吾猶未變兮。皆足以爲證矣。可見解云體云斷然可據也。是在本編新譯之業。確當字面。不可移換。故不厭其煩而贅焉。

解體字面。余嘗於諸書中。所隨見而抄者若干。是雖屬芻狗。今附焉以示吾門蒙生。

左傳成公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云云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杜註言不復肅敬於晉。孔疏。謂事晉之心。皆疏慢也。句解。曰。無信無義。則四方之諸侯無不解體而離叛者。）

後漢書。楊彪傳。孔融見曹操曰。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

通鑑漢紀。桓帝延熹二年。李雲露布上

書。移副三府曰。列將得無解體。同晉紀顯宗咸康七年或弘曰。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矣。貞觀政要。（君道）四年給事中。張元素上書。乾元異工。隋人解體。（標註云。四支解折之意。）

一解剖之一塗。振古既有之。靈樞經水篇曰天之高。地之廣也。非人力之所度量而至也。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且既有五臟六腑之目。與今所實觀者頗相合。則古必有其法矣。但觀之疎漏。說之牽強。益坐尚文華之弊耳。後世醫家。亦第蹈襲彼五行分配之鑿說。因循以爲定。則莫一人出其範圍者。漢書王莽傳。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大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師古曰。筳竹挺也。以知血脈之原。則盡攻療之道也。）又文獻通考曰。楊介存眞圖一卷。晁氏曰。崇寧間。泗川

刑賊於市。郡守李夷行。遣醫併畫工往親決膜摘膏肓曲折圖之。盡得纖悉。介校以古書無少異者。比歐希範五臟圖。過之遠矣。此等雖其用心可稱。以其他無所適從。故未詰其所至。徒以按諸古經。取其快耳。惜矣。

一夫爲醫者。不可不專修解體之科。預知造物之巧。所以妙於人身也。若不究此理。而望實詣于病機之變動、是猶盲人騎瞎馬。半夜臨深池。豈不致危哉。明人譯西書中有言曰。醫學操外身生死之權。故置四學之第一。蓋人世所重。莫甚乎祛其所忌也。所忌莫甚乎害命之疾病也。是以西國州。不敢輕易。而原奧必究。何則人命至重。不許任意行也。故立國中講醫之庠。延博學高明之醫。令初習之徒。相從肄學。詮釋古醫之遺經。發明人性之本原。辨外體百肢之殊。內臟諸情之驗。及萬病之所以然。

而後處其所用療治之藥。可知從來諸名醫所撰著。無論不及于解體者。以修解體之科。爲其要也。吾塾嘗以此編。別題曰遠西醫源者。爲此之故也。

一漢人先我及西洋之事者。如西方要記。是也。曰。醫有內外二科。內外又分爲二。有專以草木爲藥者。亦有兼用金石煅煉之藥者。其着病胗脈之外。以玻璃瓶盛溺水驗其色。識其病根。又知病槪由敗血而生。則初病多以閲脈出敗血爲法也。有製藥一家。專煉藥草之露。如薔薇露之類。特取其精華。而棄其滓。則用藥寡。而得効速。不害脾胃。而漸漬消除。中國嘗有用此法者。其小引。則張心齋所撰。曰。泰西其人則頴異聰明。其學則星曆醫算。其器則工巧奇妙。誠有足令人神往者。又劉氏曰。鄧玉函善其國醫。言其國劑草木。不以質咀而蒸取其露。所論治。及人精微。每嘗中國草根。

測知葉形花色。莖實香味。將遍嘗而露取之以驗。今之蒸花滴液之法。蓋始于此時矣。清王惠源（雲閒浩然子宏輪。）醫學原始（卷之二）曰。夫世人盡知身乃一小天地也。此眞千古之確言。若人不格知天地之內氣域之閒。變化之機。四元行之性。本則人身之性體。何由知之。與天地同也。愚少自苦稟拙學疎。凡三教諸子等。雖經辨論詳考。遇老儒博學之士。俱師禮問論。勵志苦心。潛學有年。而本來性命之原。俱無究竟。後得芥儒畧·高一志性學等書。極論格物窮理之本。理實明顯。至立論天圜地圜之一端。眞發千古未明之肯。講論性命醫道之理。皆特見異聞。出前聖未經論及者。如披雲覩日。覺道原之大。凡究確而得於心。義理明實。前人未經發論者。今特表而出之。分別四元行。四行變化生長。四液知覺五官四司等論。逐一條分縷晰。梓之公於天下。使人

人觀之了然人與天地同也。不致悞入旁門。得悟性命之本來。豈止醫道云爾哉。又大清一統志曰。至崇禎初。曆法疏舛。禮部尚書徐光啓等。請令西洋人羅雅谷・湯若望。以其國新法相參校。開局纂修。會本朝建元。始採取其說。命若望等。理欽天監事。即醫學亦間用之。茂質曆法之事。未學焉。獨目擊其書者。既及若干部也。乃知新法曆書之譯成于彼者夥矣。醫學亦謂有用之者意當有其成譯之書也。奈余之固陋。僅得方密之物理小識。王惠源醫學原始等耳。是二百年前。先我所齎。而其得實者。不爲不多矣。然本所取于重譯。而非直就彼書譯之者。則未免隔一層而觀焉。今就其中抄出其差可徵本編者若干條。以引用焉。

一本編之行世也日久矣。學者痼舊染之際。不能卒改面目。間或異而排斥之。或奇而

詳議之者多矣。此未得要旨之所致。固不足議焉。夫天地之間。無奇無怪。事物各有當然之理而存焉。蓋人所爲奇爲怪者。由始見卒聞。不得辨其理義。知其事情也。然其事漸慣而經久。則當然之理。自通于心。不復奇而怪焉。我邦先王。通方訪求極博。三韓漢唐及竺乾。至其他諸邦。苟益於治化者。或道教書典。或品物器械。及百家衆技。皆擇其善就而取則爲訪求之意。欽遵之業。世世相承。衆技萬藝。益詳益備。如夫時規之自鳴而報時。千里鏡之縮地而望遠。陽燧之照日而取火。火砲之點火而致遠之類。當時觀者。以未嘗目其物。耳其事。不得不愕然怪也。道教書典。予未知。至術器與品物之類。不遑枚擧。但其漸慣既熟。久之則自無可奇而怪焉。假令如我醫方針灸。鑱炙人肌肉。其始也。誰不惧而怪焉。雖執斯業者。其心亦

不能不惴惴焉。然無賢愚長幼。夷然不為意者獨何哉。以通其理與義故也已。可見事物自有當然之理而存焉也。近時吾黨頗明遠西醫學之理義。從事於斯者。有年矣。竊審彼醫法所建。以究造物所賦人身諸器之形質官能。為其大宗。而以屍體解體之科。為之先務。古往今來。名達哲匠執其先務。以究其大宗。從而摸圖立說。備觀人身天機之常然。然後照其失常之變。辨之病機論之因症定之治法。是以其圖說諸編。不啻數十。其要皆在醫道之淵源。必於此。即中其肯綮也。吾黨嘗請刑餘之屍。試解以徵實物。無一不符於其圖說也。因益知不誣世欺人。於是專精鼓思。譯其解剖圖說。釋其病論治法。行將補助從來之醫方。供博濟之用得矣。然草造未發之業。縱有真理捷法。而不詳其源委。漫生疑議。以為奇異怪僻。是人之通情。世之常態。固不

足深怪也。拙工迂大匠之慮。燕雀嗤大鵬之圖。凡事出尋常之外者。必有汙俗之累。以有汙俗之累。故知斯道之爲費焉。項閒關西二三生辨駁之。曰。古之聖賢。以神智洞識人身。而後醫道興焉。豈解府藏而爲得哉。或以解剖爲殘忍。或爲屠兒之技。是皆不辨味而誣葛蔘。不明音而譏韶濩。亦夫迂而嗤者之類耳。夫取音學於悉曇。取暦算於西洋。其實用可徵矣。諸邦萬國之大技藝諸術之多。苟有其所長而可用于世。則輙訪求之華夷。何擇焉。今僻其所好。吟哇于華夷。可謂狹陋也。試使之親聞此理義。體察此事情。豈有是等之惑乎。嗟世之所謂奇者。閲其原。則初不奇。所謂怪者。發其蒙。則終不怪矣。奇也怪也天地之閒。固無有焉。但因可知而未知也。吾門須要究實理。而莫疑其所未知焉。

一

益人之處世。如其大經大法。則古聖前賢

之所立。後人之所由。四海之内。萬里之外。亘古今而一揆者也。亦何須論焉。如彼凡百技藝巧術。則粗於古而精於今。無他。世世相承。襲其蹟。繼其緒。以殫其心力也。人智之所漸闢。勢也。人偏守其舊法。而不講其新術。則可謂固陋而隘也矣。兩伯陽肯謂。夫君子樂取乎人以爲善。何必事出於己而爲貴乎。確哉言。

一熟攷往昔漢土前哲。創立我醫之道。葢其所建。其所教首略識五内藏象形狀位置。以推定其官餘主用。與一身所運行之經絡隧道。五行配當。脩潤論定。以爲醫經。垂教於後世。苟志于醫者。不淵源于此則不可入其道。已淵源于此。而后諳藥性本草。從而及治療方法。各遵守其法。名工哲匠歷世迭興。熟其業。長其術。以記所見録所驗之書。不啻汗牛充棟。而今以實測所建之醫流顧之。則其往昔所創立。醫道之本

源。已不免疎漏。葢承其疎漏之遺而設方法。施治術。其所謂取其功驗者。始如未始解了也。因退察之。古來如其內景醫理。則偏守古法。以彼心火妄動。腎水虧損。或肝木乘脾土等之配當空理立論。恬然不省實理所存。然每對疾患。則唯務留意於望聞問切之四診。專熟察寒熱多少。二便利不利等外候見症。沈研黙想。刻苦攻療之際。以能自得諳識汗吐下三方。運用之活

套。遂心會手得。不覺投其機會。自然合真理。世稱爲至妙入神者。亦自有其人。以故人或言。古來不闕其用。然至其病治與不治之理。則醫未必瞭然乎胸中。至乎其因證未辨。而難治不治者。則百方不得所處治。拔窮而束手。茫然俟斃耳。豈不憫哉。要是係于不明其本也。請同志之士。移從來泥空理而徒致思之精力。就內景實測之正理。以預明其本。從而務其處治之真術。

也。

本邦今所行之醫流。非我上古神傳遺方固矣。其千有餘年之間世民之救療。悉皆取法于漢也。然其漢法之傳來年歷之久也。人常慣以爲如我所創立之醫方也。退顧其所原。皆是所求海外異方之法術也。葢是我

先王通方訪求之意。所以擇其善而取其長也。方今吾黨唱和蘭醫方者。其所歸趣則同一般。而唯有古今之異耳。其志專在欲取其長處。則何怪之有。文運之所驟勢使然也。但以漢法行于世之久。終忘其本于異方而得者也。攷舊史上古雖邈矣。抑我醫方以大貴己・少彦名二尊爲其祖云。其以降數百歲。以神傳行于世也否。未得聞其遺方。謹按。

人皇一千五百九十年之後。第二十葉

允恭帝遣使求醫於新羅。以療

帝病第三十葉

欽明帝十五年春正月。百濟國奉勅貢醫博士奈卒王有稜陀。是雖得其道於新羅百濟。盖傳漢醫方于我之權輿也。爾後有和氣丹波兩家之醫博士。皆依漢法焉。其前後有入唐之人。傳其方者。又從而彼醫籍。陸續舶載者若干部。寛正時。有導道譽三喜者。入于明朝。得東垣丹溪之方而歸矣。亨録年間。道三一溪先生。受其傳云。皆此漢法醫方傳統我方之由來。可以證也。此雖屬蛇足。至蒙生則或有不辨之者。故略記其槩以示焉。

一本邦從來醫家常研究其業所自發揮之論說。或可稱優于漢醫者。亦不為尠焉。就中寶永享保之際。英豪俊邁之上。起于輦轂之下。疑議古經之過于摸索鑿空者。蟠然別立一門戶。大發揮斯業。其才高識卓。寔可謂明導眼也。自此以往。有使世之深

拘泥于生尅分配之舊說者。闊活眼者則多賴其力焉。不可不謂偉功也。但惜雖其說較可據。以無折衷實測者。亦皆逞臆見歸武斷而已。今使其徒讀斯編則其是非之論。不知或有所定也乎。嗟悲哉。澆季世態。其流弊。或便佞奸猾之徒妄喜先輩未破之新論。以之爲口實。以逃其疎漫。或以此道爲活計之媒者。居多矣。固是偏聽傍觀之所致。而未及辨達者所擬議之是非

黑白。徒吠其聲者耳。僅諳尋常捷徑之諸方書。漫然臨治孜孜汲汲。東奔西走。只爲養口腹之資。偶有僥倖則意氣揚揚自許。而爲得者不遑纏舉。若是輩。豈可與論醫理之本源乎。世或有取本編匆匆看過。遂謂無益治療而排斥以生誹議者。亦皆此類也。此不唯舊染眛目之所致而已。不學無識職是之由。夫醫之振拔而勉礪素業者。姑置焉至其有名無實。愚而眛者則漢

土切近醫籍。尚且不誦。況於海外異域之窮理難遽曉之書也哉。無論今與後。一有覃思於此道切於求眞術者而精察玩味。知其大有補助于斯業。則吾黨砥砥乎勉礪。欲爲國家興利之素懷而天下蒼生之福祉也。

一 新譯創業之一舉。推其所由蘭化前野先生之所草創。而鶴齋先生。始受其業。此本因蔟積於西方內景圖說之與漢土古

來醫說大爲齟齬也。於是乎。斷然起而興業。始習其文。講其書。從而就物校實以遂新譯其說也。在我東方亞細亞洲方。則寔是自在生民以降。數千載之今時而人身內照之實測。所始闡明也。葢先聖古傳遺法。數百歲之際。諸賢名達並出葢於其方技。則研精發揮。雖如無一不足者。由此顧之。未可謂無所不全備。世之同道士恒務明人身如斯之常。以臨其病機之變。則

至其術之巧妙。亦可跂而竢也。吾輩嘗患之不自揣不敏。以蔡所欲擇彼長補我闕之志也。學者宜沈潛覃思。玩味本編以奬發志業也。

一

本邦解剖刑屍之舉。創始于洛下。是古來所未曾有也。蓋此唯出于刳剔胸腹以欲徵諸古經九臟之目云。當時山君東洋有臟志之撰。其書既稱觀臟之舉。實此寶曆四年甲戌之事也。其所志雖大異于吾黨當以此爲　東方醫家解剖之權輿也。爾後經十七八年。會江府下一醫始有解屍之舉。老師等偕往觀云。此當時始獲本編原書。而欲徵其圖狀於實物也。因就其屍親睹内外所具諸物。較之彼圖說。一一脗合。是以蔡悟從來所疑惑。獨決然起本編新譯之業也云。茂質近閱長門獨嘯菴漫遊雜記曰。和蘭之俗。善汗吐下。寶曆壬午春。余西游到長崎。就譯師吉雄氏。得聞彼

醫法其國政不禁解人屍其民不屑屠膓絕筋之慘是以人病死病源不明則刳剝視之爲後圖者數千年于此其書鬱然而存矣有志之士考證玩索可以獎助志業者也此當時雖所略記傳聞者其志之所存先于老師等創業之時十年之前也可謂有識矣近時吾輩新得繙其鬱然之書當考證玩索之任雖不敢當時哉眞可不謂奇乎

一本朝西洋醫書翻譯之業以本編爲權輿也上古邈矣自中世傳漢唐醫籍而法其古訓以其方術行于世者殆一千有餘年也但前哲所建人身諸器命名之義其所據今較諸實測所定之名稱則大異小同多有不可相當者方今吾輩之創此業也聊以在欲補訂所其未備是以此所譯定內景名物漢人所未說而不可以漢名直譯者皆出于新譯然吾儕苟業醫從來奉

漢唐方法。均是薰陶其諸說者也。而今更創新譯之業。專欲補其闕。則豈悉廢其舊爲得耶。然若其名物。逐一從彼原稱下譯。則觀者不唯不得遽辨識之。又爲可解不可解一種異說。以至俾嚮往者裹足也。故務以蹈襲舊稱。其無可當者。姑且假借他義。以爲之譯。是以有回護古經者焉。有牽強舊說者焉。要取令人意易會也。然對彼言此。則或有雖古經所論定。不得不議者。故委曲翻彼西說。直爲之譯者間亦有之。余非敢好辨。出不得已也。讀者察焉。

一本編今顯于東方。抑攝生家之用心方技家之摸範。可謂千古之要鑑也。何則先明辨人之所由天稟受之本然。可以得自悟治術之眞理也。且夫不預識斯身體內外具有諸器之名狀形質。位置官能等。彼所精究之本然。則他日及譯述之治術方法。及本草方藥。主療之諸書競出之時觀

之茫洋。不能審辨其嚮方也。今已諳斯編知其所定名物稱謂則可亟得其要領矣。是學者之所以不可不先其始而講此科也。茂質恒言。本編成于創業之始。誠是可謂天意也。嗟方今斯業之臻此要是皆

昇平文明之所致也。伏惟先是二三百年亦一雖不可無廣濟篤厚之志士。當時干戈雲擾之際。而何暇及此等事哉。如駑劣小子輩幸得遭遇此時。與衆偕浴其恩波。與此

盛事真太平之餘事也。豈可不仰其洪澤哉。

一蓋西方内景解體之科。草創于三四千年之往昔。古往今來。繼述之者四起。精又加精。競務補訂。然皆不別立異見。偏推本其所創建。發揮先覺未究盡者。從而新訂補綴而已。於是乎。古今解剖諸書嗣出者。極夥矣。本編舉其必可讀之書目於首篇。既及于五十有餘部。其諸書及自餘新圖諸編舶來者。尚多矣。余等目擊者。亦不少也。

本編重訂之業。亦專取從上諸書他一二類書爲參照校讐也。後生或有不知之。而取其一類書別起譯說補舊編所不足者出歟。若本編未卒業之前。而其譯說或行于世。人已讀之。今復始觀斯編。或有於其譯編中生先後異同等之疑議者。亦不可知也。其中已如有同義同說。則以爲所譯之原書同一類也。觀者思諸。

一人之於斯術也。或有吹聲之徒。或有好事者流。吹聲之徒。漫爲解剖以徵古經。其有所差。則不內自訟。聞見之疎。而歸罪於他之實測。或偶作之圖說。無有折衷得正。徒爲無用之擧。而自以爲得矣。好事者流。喜其事之新奇。不務之實。漫習蠏行曲釘之字。諳侏儒鴃舌之語。塗說異字。眩賣殊言。好驚庸俗之耳目。以爲釣名牟利之柄。凡此二者。有一於此。則世之趨舍異歸者。誹議蜂起。相煽相和。遂至玉石淪胥。金骨銷

鑠焉。嗟是實學者之妨害。可惡之甚也。

一或云。凡病可服桂枝。則與桂枝湯。而能愈。可以瀉心。則服瀉心湯。而必治矣。遵用古人所立之諸方。而能事畢矣。彼西醫内景之窮理。全無益今日之實事也。嗟是尋常輕易之疾則若此而或可儻遇難治之症。則朝當硝黃。暮當參朮。亦不能收全功。竟當束手竢斃矣。是無他。疎漏身體所具有諸器之形質官能。而不究内因原委徒求外候見症而已。豈可不謂危殆哉。蓋固有者常也。疾病者變也。不知固有則不可論病變也。是故務斯學而不懈研精日久。愈愚愈索。鍊磨圓熟。以明其本。究其源者。自知治於可治。辨不治於不可治。於是乎。諸般疾患。險易治不治。不論技之工拙。凡攻療之際。百端病機。自瞭然于心目矣。夫智有早晩。才有長短。未始能盡至妙入神。但其本正則多不取方圓枘鑿之誤也。苟

能如是。則可謂入不負所業之志。出不害生靈之命矣。此豈徒徵外候者之比也哉。由此觀之。爲醫者。須要先究人身之常。以應萬變之病。是此業之一大關係。

一 吾黨自闢斯道以後。攻療之功。有實着之益者。不遑枚擧。今畧擧一二。證之世謂黄疸。因脾胃濕熱之病。究其實則是起于膽液泛濫之症也。痱古來唯爲因痰與氣之病。原其本則黏液痼于神經之病也。夫靈液神經者。成于腦。彌滿一身。主痛痒動覺。及煦温存活。凡意識百爾營爲。全無不賴焉。故彼癱瘓不仁等。由其經之壅塞不遍也。又爲剛柔痙病。或搐搦瘈瘲角弓反張等諸危候者。悉是神經失其常機變動而攣急掣抽者也。故右件數症總名神經掣抽。痱則因神經窒塞也。此類極夥矣。凡西醫所論定之病名病症。皆本于實測究其内因而所命名也。故以其正譯名觀之則

其諸病多似此方所無之名症。是因所見所定之精粗。而異之名耳。又外症所謂骨槽風。墮淚眼。二症者。是唾管淚囊腫結也。二管皆通物之要處。一結毒於此。至膿潰。則其治之難可知也。吾輩嘗知唾管淚囊之所在。每遇二症之初起。預量其後難愈。以內消融解之治法。使其免終身之瘻癰者。十數人。知此類。信知其常能明其因。則治法必可隨手矣。

古法近閲

一又世有稱金刄瘍。一分創痏危險八要處者。此謂僅些一分創痏而出血奔迸不止而取斃也。各處之毀傷實然矣要坐不知其經脈之所起及所傳注終始之故也。本編所說血起於心。其血路分往還動靜二道。其往者急流順布爲搏動。還者遲行逆施。無有動。凡動脈之血。則一出於心彈射其脈中也伏鼓擊搏。無少停息。若所謂八處。皆是動血脈要處也。宜矣傷之則迸血

不止。苟能知經隧之本末。則方其奔迸時。且舍傷處。先索其脈原。急施緊縛一法。從而加諸術。則雖迸血有奔馬之勢。速奏源塞流竭之殊效矣。古來入暴卒之死症者。今反出尋常之活路。吾黨從事于斯。無一不可救者。此等親試歷驗者。不勝僂指也。

一 又或有謂內景諸説。則既有舊編。各辨其大要。今尚如加重訂詳審。必無益于攻療之用也。請速譯述治術方劑之書。示于世。

一 蓋奇術良方之存于彼者。衆皆所屬目。而肯欲也。嗟是所謂見卵求時夜者也。譬諸作室家。先定其基趾。基趾不定。則雖有棟梁椽桷。其將何處施之哉。予今設有姑舍內景精説之重訂。先別譯彼奇方異術。彼徒必喜曰。此有益于今日也。然基本不立。方法不可議。苟索條理。其治何由而得乎。愚者所笑。賢者察焉。吾業以精究內景。爲先務者。所以前其本。後其末也。若彼方法

治術之諸書。亦既起譯草者。固多矣。雖然阿世而右其末。左其本。吾門之所決不爲矣。且彼所立方法治術。不常能明其本。則臨時無知所施。如謂其病因神經壅塞。或係水脈泛濫。或濾胞及脂肪結聚之類。不知其物與其用。則因證不辨。而其所施亦暗投漫用。遂難得其要也。語曰。本立而道生。余於斯業亦云。

一吾黨嘗渉獵解體圖解諸編。毎徵于物驗

平九

于實彼之所說。未嘗虛設而空論。凡有志于斯者。雖不躬自試解剖。亦或可也。須要據本編所述精思考察。以能熟解體之說。務究其稟之本原。則診治處方。自在其中。不必期得異方奇藥。只運用熟慣通治之諸方。亦可足也。讀本編者宜留意於此。

一人或雖服彼內景精說。而困方劑中遠物難得之闕乏。若此亦不通之甚也。益梯航有方。後或可得矣。昔漢方之入于我也久

矣。漸及用其方術之盛也。彼醫方諸書。陸續而至。其中數千百之方藥物品。年年舶上。裝載不絶。數百歳間。至無一闕。其用是專遵用其方法也。斯業之行世。漸知有廣濟之良益。而醫家博及于兼用其方法。則其遠物異品。亦必可期而至也。是今之庶野迦一角。咱夫藍之類是也。人宜以漢方傳來。如斯之由。取其證也。然則令不拘難得之遠物。姑投其既慣而熟用之品味而

平見

可也。但巧拙在其運轉之妙否耳。吾門宜取彼内景實測之精説而明察其因。詳診其証。先擇古今所用之方法。以投熟用之品味亦可也。若斯則心會手應。必免想像之臆見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擇以追琢吾業。庶幾救民之要。壽世之功。不負折肱之職焉。

一諺曰。學醫拙。執匕。其所謂學醫着。博渉獵醫籍。殊困學素難甲乙經。陰陽旺相之理。

且務及于其家言末說不曉治法運用之活機者。實是如俚諺然也。若此則醫理與治術。似沒交涉者。然天下之事知行一致。能明其理。而擧之行事。達道也。不學其法。而能行其事者。必不可得也。醫之於方技。亦固然。余竊察之世所謂學醫拙技之誹言者。蓋是漢古來所建之醫道。先以五臟六腑十二經。五行分配相生相尅五運六氣等爲斯道之根基也。故苟修此業者務篤其學固守其教。黽勉不懈。而其輩之所講在紙上。則其論理如立。而進對病患。則其處方施治。每投其機者少也矣。於是乎。愈學愈迷。不如彼機知才辨之輩不泥成法。隨外候見證。運用下劑之巧者也。是學醫所以受拙執匕之譏也。抑醫理與治術。不二一途固也。是不唯彼勉學者之失誤也。蓋上古所創建之醫道。多則疎漏。而其本不明。其法不正也。即其所論定臟腑經脈

等舊説。率流于牽強附會。而今徴之實物。無一符者。是可以證焉。然而後者尚未辨其誤。蹈襲舊説。守株膠柱。悖然不之省。舍其本趨其末。之弊所致。所以愈學愈迷也。彼西醫則不然。預要熟識身體内外具有諸器。形質官能之常機。學之習之。而后論疾病之機變。以定攻療之主方。此爲教其道之準則也。但雖其學與術。各有精粗巧拙之分。以實測爲其本。愈勉愈熟。至其所至則衆醫皆同也。是以醫家未聞有如此之誹議者。吾門子弟。宜曉知醫理與治術不兩端也。

一 中古以降。漢學之入于我。其文字則以國語讀書。號曰和訓。物子曰。取諸訓詁之義。其實則譯也。而人不知其爲譯矣。和訓與譯。無差別。又邦人以和語爲漢文亦稱譯文。又後世謂某書諺解亦譯文之類歟。吾黨方今以漢語翻譯異方殊域之書冊。當

以斯編爲草創也。按漢土云譯之義。極舊矣。其名出于禮記王制。其註說曰。譯音亦傳夷夏之言。而轉告之也。又譯陳也。陳內外之言。又譯釋也。猶言謄。謂以彼言語相謄釋而通之也。又譯卽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云。卽爲達異方之志之官。北曰譯。東曰寄。南曰象。西曰狄鞮。而四邊異其名也。但至後則四方共通稱曰譯也。是本爲通士舌人之事也。葢漢唐翻譯異方之書。則如于翻西竺佛典。按名義集曰。翻譯梵天之語。轉爲漢地之言。音雖似別。義則同云。但如彼梵漢譯文。則教化濟度之經典多則心法性情上之事。而不係于吾日用切近。病厄醫療之要也。然是當時名僧學士之所爲。要不令失彼眞義之精力。何其可企及哉。又輓近天文星曆之諸術。取西洋所說之諸編而成者。殊夥聞是名洋人於本地傳譯筆錄。以所纂修云。亦是異于吾

輩之直就彼邦書橫文。抗顏強譯者也。皆自非篤學高才之名士。所不能也。今吾輩以不敏無學不嫺漢文。換易彼異言橫文。欲新爲謄釋。則所不可敢當其任也。然僻其所好。自不顧固陋。勉焉從事于此而已。然則條條件件。不免多難通者必也矣。請識者諒察。正諸。

一本編原書撰者。鳩盧謨斯。（姓）其名曰玉函。亞聃波鹿斯孛漏生（國名。）蕩多悉杌（其一都府也。）人也。（其地在于和蘭近傍。按西方輿地誌。有係于歐羅巴洲一大國孛漏生。其國分爲二部。波羅斯孛漏生。此其一也。二曰萊郎鄧勃爾孤泄孛漏生。二部係于入爾瑪泥亞諸公侯中。名其都府曰蕩多悉杌。蕃波羅斯。即漢譯波羅泥亞。而其連稱二國。曰波羅斯孛漏生者。以地在于孛漏生。隷波羅泥亞也。鳩盧謨斯者。其蕩多悉杌府學內科兼理科總督醫官。帝都大學督學。○按謂帝都者。指入爾瑪泥亞國王都也。）本編原名答勃蠟・窊納多密蛤。則羅甸

一語題名。當彼年曆一千七百三十三年。和蘭（偞乙鄧府務醫）業窊鹿受斯・日古登者。更譯定之。（原書卷頭附其序言）曰翁多偞鐸昆石業・答歌冷

今重譯之則可云解體科譜牒全篇譯成之日。新題曰解體新書。

一按原書和蘭譯者。「日古登」者。儸乙鄧府解體科及瘍醫中之一名哲也。一讀了附本編序說曰余甞慨嘆當時和蘭闍州解體要典尚少而瘍科者流疎漏此學之餘憤然振勵以邦語譯定斯書泛以示世云云。茂質向者讀之亦更譯全文欲併以逹日氏之意而未果。然猶稿本耳。盍本編「日古登」之譯始成雖東西異地志則暗有所似同歸廣斯道於世已。且其邦語譯定在彼紀年一千七百三十三年。（推支干泝茲文化元年甲子七十有二年也。）則正當我享保十八年癸丑。是年九月。我杉田先生。方生于江戸之矦邸。而其重譯成于先生同業之手。是亦可謂奇遇矣。

文化元年

一西洋諸國無年號。如謂其一千七百幾個年者。則自其華命中興國初。筭其年歷而

所得也云。（其洲開闢以降。蓋三千有餘年云。）此猶往古和漢。皆以當時帝王即位之歳為元年稱某帝幾個年者也。（按。我人皇第卅七葉。孝徳天皇。即位。始建年號。曰大化。漢則前漢孝武帝辛丑歳。始建年號。曰建元。）

一編中度諸物之大小長短。別不用量尺。直云長幾個指横徑幅幾指横徑者。布指度之也。即此同身寸法。又云幾個搩者。開拇指與中指度之。和蘭謂之噎罨・斯扞（即搩也。搩吒華反。謂展大母指與中指相去也。故取此字譯云爾。本字注出于唐南山道宣律師四分律・行事鈔下・一之二。二衣總別篇。第十七下。明坐具者。四分。為身為衣為臥具。故制長佛尺二搩手。○茂質按。搩集韻。陟格切。音傑。手度物也。）約同指六寸也。（按。渾天儀說地球篇。如論古小里一百弓為一里。四肘為一弓。二十四横指為一肘。四横麥粒為一指。欲以歩求里。則應一百二十歩為一里。歩依幾何法。每得五脚。一脚約十六横指。一指以之可知也。又攷說文。肘。臂節也。从肉从寸。寸手寸口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从又从一。明矣。昔時同身寸。量度諸物。此為其尺寸之原。又尺字。从尸从又。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體為法云。又家語布手知尺。布指知寸。率以人身為準則。蓋東西一揆。可以徵矣。）

文化元年甲子仲冬

吾磐水先生。自奉師命。重訂本編以來。殆三十有餘年。今方脫藁。於乎。究測人身之實理。精之又精。縷分而毫析。寔醫家之大經。而治術之大本也。要之。夫人稟若生象具若生理。而未嘗自知其所以生存也。今讀斯編者。始能得悟生德之可貴重。與攝生之不可忽諸。則豈獨賚醫家云乎。前是文化丙子。先生甫六旬矣。惠山岩松子有壽序一篇。頗能盡先生之槩。因附卷尾。以

顯先生終始不懈之功績云。文政改元戊寅秋日。門人。佐佐木知芳謹錄。

凡士之立志。欲以成名與家者。將修仁義之道。而輔政化俗邪。將建奇偉之業。而濟民利世邪。然而有其才。而無其壽。則不能矣。斯人而有斯壽。則士君子孰不稱其壽哉。如我友磐水大槻先生者。庶幾焉。今茲文化丙子。先生甫六十矣。九月廿又八日。其初度也。於是諸賢達之納交於先生者。與受業於先生門者。各執詩若文。若書畫。若束帛以來。若盈堂滿室。更迭稱觴。少間。余亦進稱觴。且謂曰。自余之未冠時。與先生相識。殆三十餘年矣。今將述鄙言以侑是觴。先生豈耐煩聽之否。先生怡然曰。是固所望也。余乃就席揚言曰。前三四十年。諸先輩始肇蘭學。於　東方者數人。而先生才俊量宏。夙懷奇偉之心。受業鶚齋先生。方其草創之時。東西奚辨焉。其目之也。文爲蟹行。而蜿矣曲矣。奚唯蝌斗哉。其耳

之也。音爲鳥語。而嘹矣晰矣。奚唯鴂舌哉。其恠譎之難入。先生乃矻矻研精。已得以熟達焉。其味之也。意主窮理。而緻矣密矣。奚唯折毫毛哉。其精微之難通。先生乃切切刻思。已得以融解焉。其望之也。載三才而不泄焉。浩矣博矣。奚唯向若之嘆哉。先生乃竭日力。已得以周覽焉。其勤豈可謂不艱哉。答鷧齋先生之譯行解體新書也。天下醫林。始視和蘭之精察于内景。愕然刮目焉。覺然動心焉。抑

蘭書之鏤行于我邦者。是其嚆矢也。先生續著蘭學階梯一書。以其易曉易入也。有志者。靡然而興矣。今之修蘭學者。其始孰弗梯此書以躋焉乎。先生素以紹鷧齋先生之緒。爲終身之志。故重訂解體新書。續譯瘍醫新書。其編極博。其旨極密。其他譯書。若干部。嗚呼。先生勉焉。不怠者。于今三十有餘年。上以擴克播揚先覺草創之志。中以似續潤色鷧齋先生之業。下以教導軀育後學之徒。而後

其學術俱大行。而出藍之才四起焉。都下則吾師宇槐園。雖已亡矣。嗣君榛齋。克濟其美。又如山昌永諸子。前于後喁。而發焉。關西則如橋本鄭輩。比肩接踵而出焉。遂使畿道之閭。皆能知此學之爲實用也。如先生。則可謂能建奇偉之業。而濟民利世者也。是以國主嘉奬。恩遇益隆。而美譽升聞。遂領蘭書之譯局。奉大廷之朝請。前是。以和蘭之書不同文。尚爲私學。至此始爲公學。抑又奉

鈞吉。領蘭書之譯。先生實爲前旌矣。如先生則可謂能成名興家者也。嗚乎。當年草創之諸先達久已爲地下脩文矣。獨鷧齋先生齡踰八旬。尚無恙。而先生以其老門生。亦壽六十矣。俱觀此學之盛如斯。其喜可見也。抑是亦由鷧齋先生之明識與先生之專精而已矣。雖然。非才之壽之兼有則亦奚獲至乎斯哉。先生從今復壽幾十。又壽百幾十。每其稱壽。又必隨見其濟民利世之新。余亦必隨述

鄙言之新以壽先生是乃所以壽先生也言未訖先生起席而拜曰子之所過奬吾雖不敢當也。如有一於此則吾心足矣。余乃扶而復席。洗觴更酌。又侑以歌歌曰。

君所築兮何芬芳。　集芝蘭兮其成堂。
贍彼蘭兮奇且偉。　渉渺邈兮自西洋。
於戲君兮始植之。　勉培養兮六十霜。
蠏行奇兮鳥語怪。　黻之爛兮其成章。
蟹入夢兮覺司馬。　鳥通語兮信冶長。
何暗語兮待介國。　何重譯兮難越裳。
究數理兮折毫髮。　量三才兮極渺茫。
行彼醫兮君所業。　解支體兮察府藏。
方術奇兮書亦博。　裨軒岐兮補泰張。
既醫醫兮且醫國。　永醫世兮播扶桑。
蘭之芬兮一何秀。　兹升聞兮與德香。
於此香兮長不朽。　君佩之兮壽無疆。

重訂解體新書附録下終

文政九年丙戌秋七月刻成

發行書林

京都寺町通松原下ル町　勝村治右衞門

同　三条通寺町西へ入町　丸屋善兵衛

大阪心齋橋筋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衞門

江都日本橋通壹町目　須原屋茂兵衛